

沙利文小说魔字系列

殊死搏斗
人生赌博

魔头争霸



1
文
著

远方出版社

魔 头 争 霸

远方出版社

(内蒙)新登字7号

责任编辑 王 彬

封面设计 天 一

魔头争霸

沙利文 著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4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军区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32开 印张:9 字数 194.6千字

1994年12月第一版 199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册

ISBN7—80595—093—8 / I·41

定价:7.80元

第一章 飞来横祸

六月二十一日，张国光从日本东京飞回香港，刚下飞机便迫不及待叫了辆出租的士，赶回家去看望他妻子和女儿。他在车上闭着眼美滋滋地想着：一进家门，他的妻子会拥抱他，亲吻他，或者会撒娇地笑骂他狠心地丢开妻儿这么长时间，或者……

的士很快将他送到自己的别墅门口，司机按了几声喇叭不见女佣阿美出来开门，也不见杜莎莎抱着女儿出来迎接他，觉得很反常。他只好自己提着行李下车，边走边心神不安地自言自语道：“她们都到哪里去了？”接着他从文件箱拿出钥匙，开了院子的门，急匆匆地到停车房里一看：“哦！原来她们去郊游了。张国光松了口气说，但随即他又想：“不对呀，莎莎明知我今天回港的。莫非她们开车到机场接我？”

张国光走进厅内，屋里静悄悄的，用手摸摸沙发，上面沾满了微尘，他知道妻子阿和娇都是十分爱干净的人，绝不会让台椅有半点灰尘，他想到这里，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

头。

他马上打电话到他的贸易公司：“喂，你是关林吗？我是张国光，请问我太太有没有在公司里？”

“总经理，我们没有见到你太太，总经理请你在家等着我，我马上去见你！”关林说完马上放下电话。

张国光这里更着急，他猜想关林马上要见他，可能与妻儿有关。莫非妻子女儿有难？她们的不幸可能因自己而起？……

张国光坐在沙发上，想着过去发生的事……

二

门外的刹车把正在回忆中的张国光惊醒了，他连忙走出门外，见关林走下车来，张国光便急问：“你们真的没有见到我太太吗？”

关林说：“前几天我来过你家却发现房门紧闭，不见张太太她们，我还以为她们出了街。也曾打过电话，但你家却没有入接，我想一定是有事发生了。因此前天我已经报了警，警署里的周俞生督察说。他有一天曾见有人被绑架，但是否是张太太，他不清楚，警方现在正在追查此案。”

张国光听了关林的话，仿佛跌进了冰窟，吓得脸无血色，黄豆般大的汗珠在头面上冒了出来，他有气无力地叹息着：“完了，一切都完了！”他还想说些什么，但突然眼前一黑，顿觉天旋地转，失去了知觉。

关林见状，急忙上前把将要倒地的张国光扶住，惊慌地问：“总经理，你怎么啦？你怎么啦？”但张国光已晕了过去。关林只好把他扶上车，送到医院去。

三

那天，大胡子劫持杜莎莎，摆脱了警察的追踪后，便将杜莎莎她们转移到澳门新新夜总会里，安排了三楼一间房子给她们。

杜莎莎整日心情紧张，她紧紧地抱着女儿，生怕别人从她手里抢走。心想：这些人劫持自己，好象是有预谋的。听他们曾经说过自己丈夫的名字，而且是熟识的，也象有什么深仇大恨似的，他们要以我们为人质，胁迫丈夫将家产送给他们，还要我……只要丈夫平安无恙，我就算是上刀山，下火海也愿意。

这时候，女佣阿美端着丰盛的饭菜进来，说：“太太，不要想那么多了，身体要紧，吃了饭再说吧！”

一到这里，杜莎莎就对阿美有些怀疑。她那双光亮的大眼睛狠狠地盯着自己，仿佛是要看透自己在背地里做过什么似的。这时，阿美不敢看杜莎莎一眼，她知道杜莎莎在怀疑着她，放下饭菜后便走出了房，到厅里瞄瞄看管她们的人怎样，见他们没有注意，就轻轻地关上了门，走到杜莎莎跟前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在地上说：“太太，请饶恕我吧！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是他们逼我这样做的……”于是，阿美就哭诉说了一切：原来在杜莎莎送张国光到机场乘飞机去日本那一天，张国光他们刚出门不久，便有几个大汉走到他家搜查了一番，结果搜不到他们需要的东西。那个叫曾雄的大胡子走到阿美的身旁，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她的脸蛋说：“长得还算不差。”说完，便当众侮辱了阿美一番，还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听着，张国光做了一件对不起死

去的大哥和我们众兄弟的事，我要和他的太太说清楚。在星期日那天，你要想办法让黄太太和她的女儿，一齐到郊外看坑岭处见我。”

阿美慌忙地说：“先生，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……”

还不等阿美说完，曾雄从衣袋里拿出了手枪，枪口对着阿美：“从今天开始。你的行动有我们兄弟看着，如果你不按我的话去做，就先杀了你，跟着还要将张国光的一家杀光！”说着、用手枪指在阿美的胸口说：“听到了没有？”

阿美吓得慌忙跪在地上说：“不……不要杀张先生他们，我求求你！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。”

这天下午，大胡子突然推开杜莎莎她们住的房门，喷着一口酒气对杜莎莎说：“张太太，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？”杜莎莎惊惶地摇摇头。大胡子又问：“你可知我为什么要带你们来这里？”杜莎莎更加惊恐在问：“先生！这是为什么？”

大胡子满脸愤怒地说：“那你就慢慢听我说出前因后果吧。”

原来，这个大胡子名叫曾雄，是当年猛龙的手下干将之一。在他们的黑帮里，猛龙是头，张国光是二哥，这曾雄坐第三把交椅。由于曾雄为人手段毒辣凶残、故向来有“魔鬼”之称。

自从猛龙曼谷遇害，张国光又不辞而别，到外国自谋生计之后，曾雄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组织的头头。通过这么多年来发展，这个组织比原来扩大了几倍。

曾雄虽然成了这组织说一不二的头目，但他还十分忌恨张国光。他知道当年猛龙与张国光到秦国是要做一笔大宗的毒品生意的，携带着一箱巨款。如果这巨款不是被曼谷那组织所夺，便是张国光所独吞。曾雄为防止张国光卷土重来，几年

来一直在组织中宣扬：张国光背叛了组织，将来如见到张国光，要按叛徒处置。但是，几年来张国光踪影全无。

在一个月前，曾雄有个手下去到香港办事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打探到张国光的下落。曾雄知道后张国光的下落后，继续派人秘密了解张国光的社会、家庭情况。知道他早已返回香港，做起正行生意，而且产业也不少。也了解到张国光娶了一个西方女郎做老婆，最近还生了个千金。张国光对其妻女视若心肝宝贝。

曾雄想，张国光有那么多的产业，一定是独吞了与猛龙去秦国的那笔巨款。否则他张国光哪里来这么多本钱？曾雄为了制服张国光，策划了这次绑架事件。他估计张国光爱其妻女心切，开什么条件，张国光也不敢不答应的。

杜莎莎听完曾雄的述说，看到曾雄阴险狰狞的面目，吓得魂飞魄散，慌忙跪在曾雄面前，哭着说：“曾先生，我求你，放过我丈夫和女儿、只要你放过他们，你要我怎样，就算是将我千刀万剐，我也心甘情愿！”

曾雄听杜莎莎这么说，眯逢着那双淫荡的色眼注视着杜莎莎，心想：张国光艳福不浅，有个这样娇俏的金发女郎做妻子。心中对张国光又妒又恨。口上却说：“好一个贤妻良母，不过，似张国光之样无信无义的人，你值得为他作出牺牲吗？”

杜莎莎紧接着我：“我丈夫对我百般情爱，为了他，我什么都肯做！”

“好，既然你什么都肯做，那你就跟我来！”曾雄说完，便走出了杜莎莎的房间，杜莎莎只好跟着，曾雄走到二楼他的房间里，躺在床上对杜莎莎说：“只要你顺从我，我可放过张国光他们。”

杜莎莎见曾雄一副淫相，知他不怀好意，心慌意乱地小声问：“曾先生有何吩咐？”

曾雄得意地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就做我的妻子。此事对我们三方都有好处。”

杜莎莎原想这次肯定会受到他的侮辱，根本想不到曾雄会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吓得杜莎莎连说：“先生，这个不能，绝对不能。”

“什么不能！”曾雄从床上跳起来说，他将刚抽了几口的雪茄扔在地上，继续说：“自从猛龙大哥死了后，我曾雄说的话，从来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，你这个不识抬举的贱货，居然敢讲，真是不知死活。我要你做妻子，这是你的福份。”

杜莎莎不敢抬眼看曾雄，也不敢说话。曾雄见杜莎莎低头不语，便缓和一下语气说：“做不做我老婆，你也不用马上回答，不过，今日我兴致甚浓，你我先亲热亲热一下如何？”

曾雄说完，关起了房门，走到杜莎莎跟前说：“怎么样？东方的女郎我玩得太多了，就是从来没有见过象你这么美丽的金发女郎，从今后，你就是我的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能不听我的吗？”

杜莎莎给吓呆了。她想叫喊又不敢喊。这里楼上楼下，全都是他的人，要反抗更加没有能力，她怎能抵抗曾雄这心狠手辣、力大如牛的魔鬼呢？

杜莎莎只能紧闭双眼，不敢看曾雄那狰狞可怕的脸，她等待着，只有等待这个凶狠毒辣的色魔蹂躏……

曾雄见杜莎莎紧闭双眼，以为是杜莎莎答应了他的要求，他高兴地抱着杜莎莎到床上，将她的衣服脱光，使尽他全身的力气，发泄着他那强烈的兽欲……

四

杜莎莎她们被劫持到澳门已经六天了。

这天，杜莎莎抱着女儿，轻轻地说：“曼丽，你好命苦呀！不到四个月你就被坏人绑架，过着囚笼生活，你爸爸已经回家了，他见不到我们，他会急疯的，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家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爸爸？”

说着，杜莎莎禁不住悲从中来，眼泪一滴滴的掉在小曼丽的脸上，这个只出生三个多月的混血女娃娃，哪里听得懂妈妈的悲哀心声呢！

女佣阿美见主人伤心落泪，自己也难过已极，只好强忍悲苦劝杜莎莎说：“张太太，请你不要太难过，张先生一定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。你要保重啊！”

突然，门“嘭”的一声被打开，曾雄带着三个马仔，走进杜莎莎她们的房间。曾雄坐在沙发上，冷冷地说：“杜莎莎，几天来我一直抬举你，但你却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始终不答应嫁给我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还整天想着那个姓张的。”说完，对站在一边那个名叫李禾的说：“亚禾，你带这个贱货去招呼客人。”

杜莎莎知道曾雄说的“招呼客人”是什么意思，大声哭叫：“我不去、我不去……”

李禾恶狠狠地说：“不准哭，再哭我就抛你的女儿下楼去！”

杜莎莎只得强忍哭声，呆呆地站在一旁抽泣着。曾雄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哼！等会见了客人要笑脸相迎，招呼周到，到时

客人高兴了，还会重重有赏。如果客人不满意，那就有更多的苦头叫你吃。那时候，你女儿，丈夫，还有你，都要没命！”

杜莎莎被李禾带到地下的大厅里，只见这里人声鼎沸，歌台上有一个女歌手疯狂地跳着摇滚舞，时不时发出沙哑的歌唱声。舞池里，一双双男女也在跟着起劲地舞着。舞池周围也坐着不少人，他们有的对歌舞人评头品足，有的自吹自擂喝得醉薰薰的。有的喜欢拈花惹草，抱着左右两边的应召女郎打怀骂俏……

乐曲声停下来后，李禾带杜莎莎到舞池中间，对着客人高声地说：“各位先生、女士们，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这位金发女郎是法国十分有名的艳星，她的大名叫珍花。珍花小姐是我们徐老板特意到法国巴黎用重金聘主回来的，从现在开始，珍花小姐愿意为各位服务。”

李禾宣布完后，整个歌厅响起一遍又一遍的欢叫声，有的大声叫“珍花小姐，请你先为我服务”，有的站在那里傻傻的看着杜莎莎，为她的美色所迷住，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杜莎莎靠拢。

杜莎莎原是服装模特儿，接受观众欢呼的大场面见过不少，但今天见到这群色狼蜂拥而来，惊得手足无措。

正当这时，另一个马仔走了进来，贴近李禾耳边小声说了几句，李禾点了点头后，对着急不可待的人们说：“各位贵客，真对不起，现在有位从美国来的朋友要见珍花小姐，暂时不能侍候各位，如果各位有意，以后多来赏光，总有一天会使你心满意足的。再见！”说完装出很客气的样子对杜莎莎说：“珍花小姐，请你跟我来。”

杜莎莎为了迅速摆脱被人包围的难堪局面，马上跟着李

禾走了，大厅里的客人发出一片唏嘘的惋惜声。

杜莎莎边走边想，李禾刚才说有个从美国的朋友要见自己，当然不会只是见见面那么简单，她是要出卖肉体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总把苦难降在我的身上？我一死了之容容易，丈夫和女儿又怎么办？事到如今，我只好忍辱偷生，逆来顺受罢了。就算要我接客，也总比天天对着那千刀杀的曾雄好一点，或可免受肉体的折磨摧残。说不定可能在客人中找到一个能帮助自己的好心人。

李禾把杜莎莎带上二楼，他边走边说：“等会你见到客人，一定要温温顺顺，满足客人的各种要求，使客人玩得开心愉快，否则，我把你带到大厅里，让你尝尝任人玩乐的滋味！”说完，李禾把杜莎莎带到209号房门前，恭恭敬敬地叫了一声：“温先生，珍花小姐侍候你来了。”

房门打开了，走出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男士，他穿着笔挺的西装，头发梳得光滑，他看了一眼杜莎莎，便高兴地说：“珍花小姐，请进里面坐。”

这里，李禾用手暗暗推杜莎莎进房，同时狠狠地瞪了杜莎莎一眼，但口头却装出礼貌地说：“珍花小姐，温先生是香港有名望的商人，是我们的熟客，你们就慢慢玩个痛快吧。”说完便向温先生点头，退出去后顺手把门关好。

李禾走到服务台前，对一名大汉轻轻地说：“喂，你一定要暗中看住那个鬼妹，千万不能被她跑掉，否则，你我都会受到曾老板的责骂。”

那大汉急忙点头说：“禾哥，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会打醒十二个精神，一定小心看她的。”

李禾将一切安排好，才放心地走了。

杜莎莎自进入姓温的房间里，那姓温的十分客气热情，又让座又递烟又斟茶，就象仆人服侍主人一样。但杜莎莎都呆呆地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，等待着他的蹂躏。

姓温的见杜莎莎表情异常，好奇地问道：“珍花小姐，我虽是个粗人，不太懂应酬，但我待你至诚，你却好象对我很不满意，也象满怀心事似的，你有什么想法或难处？可以向我明说？”

杜莎莎心想你假仁假义，只不过是发泄你的性欲，我是身不由己的，还有什么话可说。

姓温的见杜莎莎还是一言不发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珍花小姐，既然你不高兴，那我就退房……”

杜莎莎惊慌地说：“温先生，请不要退房！我……我愿意侍候你。”杜莎莎知道，如果姓温的马上要退房，自己将会有什么结果，因此不得不挽留住他。

姓温的马上说：“珍花小姐，我看得出，你是被迫到这里来的，你不要骗我，我见过不少风月场面，也见过不少象你这样的女人，我可以看出，你是被迫到这里来的，但是，我从来是不会强人所难的，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罢了，不过，我倒想知道你是如何来到这种地方的？”

杜莎莎见姓温的说话和蔼，心情也轻松了一点，但她又想，这是否是曾雄所设的圈套呢？管他什么阴谋，曾雄要我死，我也不能活，索性如实对姓温的言明，如果姓温的是个好人，或许能帮我的忙。

于是，她便大着胆子对姓温的说：“温先生，既然你问到，我就对你直说吧，我是在香港被人劫特到这里的，我的丈夫叫张国光……”

温先生一听到此，马上惊问：“你的丈夫是不是经营房地

产的张国光？”

杜莎莎也惊奇地说：“正是，温先生你认识我的丈夫？”

姓温的马上说：“当然认识，我们还是老朋友了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也接到张先生的请帖，因为那时我要到新加坡办急事，所以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。”姓温的稍顿，神色尴尬地继续说：“张太太，今天如果你不早说出来，一定铸成大错，那就后悔莫及了。我叫温宁，现在我们要想办法马上离开这里，逃回香港。”

“不能！”杜莎莎紧接着说：“我的女儿和女佣还被曾雄监禁在三楼里，如果我逃走了曾雄是不会放过她们的。”

温宁气愤地说：“哼，这帮无法无天的歹徒，我明天一定要到警区里告发他们！”

杜莎莎慌忙说：“温先生，请你千万不要去报警，如果他们知道有人报警，他们就会杀害我们全家的，温先生，你最好回香港，告诉我的丈夫，他会想办法来救我们的。”

“好，我明天就回香港找他。”温宁说。

杜莎莎十分感激地说：“温先生，此事就拜托你了，你见到我丈夫后，就告诉他，我们被曾雄劫持，都是曾雄为报过去的私仇，才这样做的，请你叫他千万小心行动，尽早营救我们出去。”

温宁慷慨地说：“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办！请放心好了。”

曾雄这时正靠着一张酸枝躺椅上，面上喜形于色，他认为自己计划总算一切顺利。今天他安排杜莎莎去接待温宁，是把温宁当作钓饵，要钓张国光这条大鱼。

原来这个温宁是香港有些名气的商人，面广熟人多，在澳门也有一些生意，他每星期都会来两次澳门，而且每次办完事

后，都一定来曾雄的夜总会里消遣一番，所以，新新夜总会的上下人等对温宁都很熟悉，也由于温宁平时出手比较豪阔，夜总会的人总是另眼看待，优先安排，使其快活。

曾雄安排杜莎莎去接待温宁，目的就是要杜莎莎知道温宁是从香港来的，那么杜莎莎一定会托温宁去通知其丈夫，这个温宁是个热心肠的人，他一定会照办不误。如果张国光知道自己的老婆被迫做妓女接客时，一定会气得半死，而且一定会来找自己。到那时，张国光就不能不答应自己的要求。

这天，张国光正在家，他为打听不到自己的太太和女儿的下落面而发愁。只见温宁急匆匆地走进门来，急急忙忙地说：“张先生，你太太她们被捉到澳门去了……”

张国光惊问：“温先生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温宁将在澳门新新作总会所见所闻的一切，原原本本，一五一十地说给张国光知道，张国光听完，痛心疾首地说：“自己作的孽要老婆女儿受罪，这种报应不公道啊！”

温宁听得莫名其妙，便问：“张先生，你与曾雄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”

张国光说：“温先生，请恕我有难言之隐，不能奉告。”张国光过去的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，因为他现在的朋友只知他做生意精明，擅于把握机会，而不知道张国光能有今日的产业，主要是靠猛龙留下来那笔巨款起家的。

温宁见张国光如此说法，也觉得自已太过冒昧，不应打听别人的隐私。张国光也发觉自己的话似嫌生硬，便委婉地说：“温先生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谢谢你告诉我妻女儿的情况。现在我一事要问问你：你可知道有谁急着要买别墅的？”

温宁知道张国光对其妻儿十分挂念，却想不到张国光这

时还有心思考虑他的房地产问题，但既然见问，便答道：“张先生，如果有什么好的别墅，就请关照小弟一下，我正想找一处较安静的居室呢！”

张国光面带喜色地问：“温先生，你看我这幢房子如何？”

温宁惊异地问：“张先生你要将这幢楼卖了？”

张国光说：“正是，如果温先生喜欢的话，我愿意八折优惠。”

温宁惊喜：“我幢房很合我意。不过，你住得好好的，为何要卖呢？”

张国光说：“我现在急着用钱，请你准备一下，我们以后再办交接手续，可以吗，温先生？”

待张国光说完，温宁站起来说：“那当然可以，不过……你太太的事非同一般，一定要慎重考虑，小心行事啊，你需要我帮助什么吗？”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！温先生，这件事我不想轰动太多人，我会想办法去解决它的。”

温宁知道张国光焦急的心情，为了不扰乱他的心思，便主动告辞了。

张国光知道妻子女儿的下落后，自己作了一些准备，第二天便带着关林和保镖李洪，来到了澳门新新夜总会的咖啡厅里坐着，一个侍应生走过来问：“先生，你们需要点什么？”

张国光瞪了他一眼，恨恨地说：“你马上叫曾雄来见我。”

这个侍应从来没有听人斗胆直呼老板的名字，但看到张国光一脸凛然神色，忙将到嘴边的话吞回肚里，马上点头哈腰地说：“先生，你要见我们老板？好的，我即刻叫人请徐老板与你相见。”说完便马上叫柜台的人打电话通知曾雄。

不到一支烟的工夫，只见曾雄满脸春风地走了过来，装作很热情的样子说：“哈哈，原来是二哥驾到。是什么风把二哥吹到这里来的？”我们多年不见，二哥现在必定是风生水起，飞黄腾达了吧。”说完便坐在张国光对面的椅子上。

张国光被曾雄明知故问的声调气得七窍生烟，但表面上却冷冷地：“你既然还认我这个二哥，费话就不多说了，我张国光自问良心也对得起猛大哥和你们各位兄弟，也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为什么要劫持和虐待我的太太和女儿？”

“二哥，你又何必多问呢，你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吧！”

张国光装着莫名其妙：“心知肚明？你这是什么意思。”

曾雄冷冷地说：“二哥，你过去做事是敢作敢为的，你做了什么事，既然你自己不好说出来，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问你：当年猛大哥与你带去的五十万元，你拿到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凭什么说那些钱是我拿去的！那些钱当时大哥一直带在身边，他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，还能保住那些钱？”张国光愤愤地说。

曾雄见张国光还在狡辩，也不甘示弱：“你有那么多的产业，如果不是独吞了大哥留下来的那笔巨款，你又怎会有今天？”

张国光被曾雄的语气气得脸红耳赤，不禁老羞成怒：“你太狂妄了，我有多少产业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，你管得着我吗？”

曾雄深知张国光的脾气，平时表现出一派儒雅的风度，但若被激怒，就不管你是天王老子，也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的，曾雄在社会里浪迹十多年，善于察言观色，审时度势，心想，现在要与张国光硬碰，对自己也没有好处，因为他掌握着张国光的老婆和孩子，现在要避免情势激化，想办法使张国光就范。